

劇名：胭脂盒

場景

主景：防坡堤

第一景：防空洞

第二景：小山坡

第三景：西子灣岸

第四景：眷村的平房

第五景：愛河畔

第六景：家中

第七景：公園裡

人物

女人甲（以下簡稱甲）：名為王紅（以下簡稱紅），別號小紅花，本省人，七十多歲，經歷了日本佔據台灣的歷史，難見的晚婚，媒妁之言，育有六子三女，傳統的台灣女性，是七個女人中最為年長的一個。

女人乙（以下簡稱乙）：陳萱（以下簡稱陳），上海出生，後因內戰跟家人來到台灣，六十八歲，經歷國共內戰的歷史，嫁給國民黨的軍官，有著一個女兒，堅毅的上海個性，是七個女人中最執著的女性。

女人丙（以下簡稱丙）：黃娟（以下簡稱黃），本省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六十歲，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嫁給了土生土長的台灣商人，育有四子一女，標準的台灣女人個性，是七個女人中最有主見的女性。

女人丁（以下簡稱丁）：吳樹青（以下簡稱青），原住民，是母系社會的阿美族，六十五歲，經歷了原住民往平地湧進的過程，嫁給了大陸來的老兵，富有原住民的天性，喜愛歌唱，是七個女人中最幽默的女性。

女人戊（以下簡稱戊）：徐小嵐（以下簡稱嵐），客家人，錯綜複雜的客家人，六十歲，經歷了 ICRT 美國大兵進駐台灣的年代，嫁給了漁民，後來離婚了，沒有再婚，富有客家人的個性，刻苦耐勞，是七個女人中最無怨無悔的女性。

女人己 (以下簡稱己): 林澗琪 (以下簡稱琪), 新臺灣人, 六十歲, 經歷了三十年的平淡婚姻, 嫁給了來台的香港人, 育有一子一女, 全都到了外頭工作結婚, 標準的台灣婦女, 是七個女人中最年輕的一位。

女人庚 (以下簡稱庚): 林紫球 (以下簡稱紫), 美國華僑, 六十五歲, 十二歲就離開了台灣, 在美國待了五十年後回到台灣, 嫁給了也是美國華僑的丈夫, 育有二子一女, 有氣質的老女人, 是七個女人中最有智慧的一位女性。

俊 男 (以下簡稱俊): 日本軍伕, 憨厚老實, 二十歲出頭。

楊 超 (以下簡稱超): 國民黨軍官, 豪邁且柔情, 二十五歲。

陸 毅 (以下簡稱陸): 外省人, 學生, 體貼大方, 十八歲。

李 峰 (以下簡稱峰): 外省老兵, 固執、善良、愛喝酒, 四十~六十歲。

威 廉 (以下簡稱威): 美國大兵, 富正義感且感性, 二十六歲。

Peter (以下簡稱P): 皮條客, 會翻譯, 圓滑有趣, 三十歲。

港 生 (以下簡稱港): 香港人, 無情趣, 大男人主義, 五十歲。

阿 三 (以下簡稱三): 小學生, 喜愛幻想, 常對自己說話, 十二歲。

尚有楊超的兒子、陳萱的女兒、本省人與外省人數名、工人兩名、地痞流氓數名、美國大兵兩名及司機。

劇情大綱

「七個七十歲老女人的愛情故事，劃出七個年代愛情的存在。」

故事一：《一匹紅布》 --- 1940 年，日本戰局臺灣之時，本省女人「王紅」與要去南洋當兵的「俊男」的愛情故事。

故事二：《情書》 --- 1944 年，國共內戰之時，上海女人「陳萱」與國民黨軍官「楊超」的愛情故事。

故事三：《易碎的燈籠》 --- 1947 年，二二八事件時期，本省女人「黃娟」與外省男人「陸毅」的愛情故事。

故事四：《臨時的檳榔樹》 --- 1960 年，原住民湧進平地潮，阿美族女人「樹青」與台灣老兵「李峰」的愛情故事。

故事五：《敲三下》 --- 1970 年，ICRT 美國大兵進駐臺灣時代，客家女人「小嵐」與美國大兵「威廉」的愛情故事。

故事六：《燭光》 --- 1990 年，新臺灣女人「澗琪」與香港人「港生」的愛情故事。

故事七：《童年》 --- 2000 年，美國華僑的「紫球」與台灣男人「阿三」的愛情故事。

幕啟

(舞台兩側前緣，出現字幕)

序場 防波堤

大海為憑、星光為證

(燈漸亮)

(夜晚時分，月光灑在海面上，光影反射在一座帶有古老色彩的防坡堤上，寧靜的夜晚顯得孤寂，浪潮拍打聲，似乎在訴說著一段段歷史，一段段過去，一片片回憶)

(這年 2000 年的中秋夜，舞台外七個七十歲女人的聲音劃開了寂靜)

甲：你到底有沒有記錯地方啊！

乙：是這裡沒錯。

丙：已經走了好一段路了。

乙：就快到了！

(女人甲率先走了進來，看見眼前景象，停駐不動，若有所思)

(女人乙跟著走進亦停駐不動)

(女人丙、丁、戊、己、庚有的是走路，有的是坐輪椅，彼此攙扶，談論著走進，見到海上的景象，亦是停駐不動)

(眾人望了海面許久)

(司機先生倉皇走進，將他們的停望打斷)

司：喂，七位老太太，我看還是回去吧，這地方也沒什麼特別，天也怪冷的，身體會凍壞的，更何況我們這樣偷跑出來，要是讓院長知道的話，我的工作就沒了，你也知道這台灣的經濟，現在

乙：(轉身對女人甲)陳太太，麻煩妳。

(女人甲走至司機旁，從口袋取出鈔票拿給司機)

司：(收了錢)這經濟不景氣，失業勞工一堆，工作難找啊，更何況

(女人甲覺得厭煩，又拿了些紙鈔塞在司機的手上)

司：(口氣大轉變)我什麼時候來接你們？

乙：現在幾點？

司：(看錶)七點半。

乙：你十點半來。

(司機轉身欲離開，突然又折回)

司：(面帶疑惑狀)老太太們，我能請問你們一個問題嗎？

乙：什麼問題？

司：在老人院裡待的好好的，今天是中秋夜，院裡還準備了 Bar BQ，為什麼要偷跑出來，而且還來這裡

乙：講故事！

司：院裡不能講嗎？

乙：大海為憑，星光為證。

司：在院裡你能羊肉串為憑，雞屁股為證啊！

乙：大海流至全世界的港口，星光灑在所有美麗的淨土，而羊肉串和雞屁股全進你的肚子裡了。

司：行了，行了，別消遣我了，要是被院長發現了，別說是我 現在臺灣的經濟

(欲開始長篇大論，被打斷)

乙：行了，你走吧！

(司機不思其解離去)

(七人緩步走至防坡堤上，站成一行面對大海，對海水低吟，眾人沉默許久，惆悵狀)

(此時，女人乙點起了一根煙)

乙：我們只有三個小時的時間，開始吧！從最年長的開始，王媽媽你先來。

(身旁的女人甲，老紅花，取出化妝盒，小心翼翼開啟盒子，左手持著鏡、右手拿著粉撲，往臉上拍打，拍打完畢後，接著取出了眉筆，因抑不住內心的激動，手臂顫抖，始終無法完美畫上，心急)

紅：(台語)誰來幫幫我？我畫不好

(女人丙及丁走至身旁幫忙化妝，老紅花雙眼凝視前方，恍如追逝到當年年輕少女時，情竇初開的模樣)

紅：(台語)幫我畫漂亮一點喔！等一下俊男就要來了。(老紅花閉上了雙眼，低聲吟唱出：孤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出嫁，看著少年家)

(隨著歌聲，燈漸暗)

(舞台兩側前緣，字幕出現)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為因應長期戰及確立國防經濟體系的需求，在1938年發佈「國家總動員法」廣泛地運用人力、物力，台灣也就納入日本的戰時體制內。

1942年，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招募台人壯丁從軍，翌年，進而實施海軍特別願兵制度，1945年初，日本正式在台實施徵兵，大戰末期台籍日本兵多達二十餘萬人。

一匹紅布

紅

(燈漸亮)

(1940年日本佔據台灣之時，十八年華的小紅花，待在孤寂的防空洞裡，抱著一捆紅布，穿著一身的紅衣裳，兩旁各立著一根粗大的紅蠟燭，小紅花小心翼翼的點著蠟燭，燭光照亮了防空洞，也把剛剛的孤寂點出了幾分的喜意，也把小紅花的心裡點出了喜悅，小紅花看著懷裡的一捆紅布，抽出一段欲撕開，但撕不斷只好將紅布直接蓋在頭上，把臉遮住，一待嫁的新娘充滿著喜悅，好玩的對紅布吹著氣，模擬著有人掀開紅蓋頭，嘴裡哼著歌曲)

(以下皆以台語對答)

紅：(哼唱)孤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出嫁，看著少年家
(在哼唱的同時，俊男啣槍從外頭爬進了防空洞裡，在站直身子同時，望見小紅花一身的紅，驚慌失措，搖晃著頭頸，轉身欲鑽出洞外，又突然聽到紅花在說話)

紅：俊男你來了，我今天漂亮嗎？你今天也很英俊。

(俊男發現小紅花是對她自己說話，於是靜止不動，想聽聽紅花心裡的話)

紅：俊男你免驚，我知道你要去南洋做兵啊，我要告訴你，我會等你回來，不過我怕你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今天晚上要和你結連理，可是我什麼都沒有準備，不過我有聽我母親說過，結婚就是要紅，所以我去買了一捆紅布和拿了家裡拜拜的紅蠟燭，你不用擔心，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有事，一定會回來。

(俊男故意再鑽出洞口，重新又鑽了進來)

俊：紅花，我來了。

(紅花聽見聲音掀起了紅布，開心的站起)

紅：俊男，怎麼這麼久？

俊：外面日本仔查得很緊，好不容易才能溜出來，他們怕我逃兵，所以

紅：(安撫俊男)不要緊！

(俊男把手中的畫相交給紅花)

俊：這是你叫我畫的相。

(紅花取過畫照)

紅：好啦，來，坐啦，你看我準備這些紅布、蠟燭，其實我覺得在這裡也很有氣氛、很特別，最起碼炸彈炸不到。

俊：(聽到紅花這樣說，急了)紅花，我明天就要去南洋當兵了。

紅：(語氣鎮定)我知道啊！

俊：什麼時候回來，我不知道。

紅：我也知道。

俊：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

紅：我都知道啊！

俊：甚至有可能永遠回不來。

紅：(突然激動)不行，等一下我們就要結連理了，結連理之後你就是有妻子的人了，有了妻子之後，你就必須要回來。

俊：你是因為這樣，所以才要辦這場

紅：(堅定)我要你知道，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你都要回來，因為我要你知道，不論發生任何事，你都有個妻子在等你回來，等你回來。

俊：(聽到紅花的話心疼)紅花，你要想清楚，我若是永遠都不回來呢？

(紅花緊抱住畫片)

紅：我有畫相！

(俊男無可奈何看著紅花，頓時回過頭鑽出防空洞，四處張望以確定沒有人，再鑽入)

(防空洞裡的紅花拿起了紅布，遞給俊男)

紅：幫我撕布。

俊：我不能待太久，日本仔隨時都會到我家。

紅：很快啦！

(俊男撕扯紅布，扯下了其中一塊，狀似新娘的紅蓋頭)

紅：把紅蓋頭蓋在我頭上。

(俊男攤出紅蓋頭欲蓋上)

紅：(想起)等一下

(紅花拾起地上剩餘的一捆紅布，將一頭綁在俊男的肩頭與腰際間，成了新郎信的肩帶，另一頭綁在自己的脖子上，形成新娘子的肩巾，一切就緒)

紅：(滿足狀)好了。

(俊男又再攤出了紅蓋頭)

紅：(突然又想起了另一件事)等一下，去了，忘記帶胭脂，我回去拿(急忙站起)

俊：(更急，勸阻)來不及了，算了。

紅：(堅持狀)不行！結婚一定要紅，臉一定要紅，嘴一定要紅，這樣才像結婚
(剎時，紅花伸出食指，往嘴裡湊，猛力一咬，將食指上的鮮血往臉上塗抹，往嘴唇輕點)

(俊男見狀要阻止已經來不及)

俊：紅花，你

(俊男心痛的握住紅花淌著鮮血的手，也伸出自己的食指用力一咬，忍著痛往紅花的唇上一抹)

紅：好了，來，蓋上吧！

(俊男將紅布輕輕蓋在紅花的頭上)

(紅花拉起俊男的手轉向前方，跪地)

紅：一拜。(雙人磕頭)

紅：二拜。(雙人磕頭)

紅：三拜。(雙人磕頭)

紅：等一下我說一句，你跟著說一句，我，紅花，

俊：我，紅花，

紅：(嘆嗟一笑)你俊男啦！

俊：(反應過來，急忙附和)哦，我，俊男，

紅：一生一世，

俊：一生一世，

紅：永遠相愛，

俊：永遠相愛，

紅：我不嫁、你不娶，

俊：你不嫁、我不娶，

紅：海水會乾、石頭會爛，

俊：海水會乾、石頭會爛，

紅：虱目魚會跳過岸，

俊：虱目魚會跳過岸，

紅：我對你的愛永不換。

俊：我對你的愛永不換。

(兩人各轉身面向對方)

紅：好了，你要掀開我的紅蓋頭。

(俊男難過掀開紅蓋頭)

(紅蓋頭裡的紅花此時已哭紅了雙眼，凝視著俊男，內心交扎，慢慢說出)

紅：你一定要回來。

俊：我一定回來。

紅：等你回來，我再拿胭脂把臉畫得更漂亮。

俊：好，畫得更漂亮！

紅：*(紅花擦去眼淚)*好了，接下來就是進洞房。

(紅花閉上雙眼，慢慢地解開衣服的釦子)

(俊男心一揪，走向紅花將紅花解開的釦子扣上，驚慌的鑽出洞外)

紅：*(站起大喊)*俊男！

(突然那條紅布拉住了俊男與紅花，紅布的一頭在俊男的身上像是迎娶的紅繩子，另一端扯在紅花的脖子上像是一頭長髮牽絆著俊男)

俊：*(忍住悲傷)*你放開啦！

紅：你答應我，一定會回來。

俊：我答應你。

紅：你發誓，你一定會回來娶我*(情緒激昂，大吼)*你發誓。

俊：*(大喊)*我發誓！你不嫁、我不娶，海水會乾、石頭會爛，虱目魚會跳過岸，我對你的愛永不換。

(俊男喊完扯開身上的紅布，紅布飄落在了地上，紅花著急的抽收著，紅布收到了底，發現紅布的另一端空了)

紅：*(低聲說著)*我不嫁、你不娶，海水會乾、石頭會爛，虱目魚會跳過岸，我對你的愛永不換。

(紅花拖著一匹紅布，用力推著一旁的石頭堵住了洞口，抱住了俊男的畫相
回到原位，跪地，獨自一人對著紅蠟燭，蓋上了紅蓋頭)

紅：(唱)孤夜無半守燈下、清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出嫁、想到

(小紅花等待著俊男回來掀紅蓋頭)

(防空洞燈漸暗)

(防波堤燈漸亮)

(老紅花跪在防坡堤上繼續哼唱著望春風，眾人依舊幫著紅花上妝，可是紅
花的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珍珠落個不停)

丙：紅花別哭了，再哭就畫不上去了。

甲：(凝視前方)是啊，永遠都畫不上去了，

(女人甲蓋上了她的化妝盒)

丙：俊男後來有回來嗎？

紅：我把自己關在洞裡面整整兩天，全村出動來找我，直到把石頭推開才找到了
我，我等了好久，消息傳回來說俊男永遠回不來了，父親幫我安排丈夫，出
嫁的那一天，我堅持不畫胭脂，因為我畫過了，因為我只為俊男畫

(一陣時間的沉寂，坐在輪椅上的女人乙聲音點破了剛才許久的沉默，取出
了一旁的信件盒，打開)

乙：1944年，我還是個年輕的護士，離開了上海，在都江堰的山區軍醫院裡，
裡頭都是戰傷的軍人，其中有一個極為特別的傷友，叫楊超，因戰爭時腿給
弄斷了，遇見了他之後，讓我發現生命中除了家人、醫護外，還有一件重要
的事。這一天，醫院裡來了軍車卻沒有傷兵，我依照往常的習慣，亦是喜好
在傍晚時刻推著輪椅上的楊超到軍醫院後頭的小山坡透氣，這是他最愛
的事，我也是，那一天他說了很多平常沒有說的話

(哼唱：長庭外、古道邊)

(燈漸暗)

(舞台兩側前緣，字幕出現)

1945年，對日八年抗戰勝利，國共兩黨隨即展開為期四年的內戰。

1944年底到1949年初，國民政府在東北、華北的幾次主要戰役中失利，
大局迅速逆轉，1949年(民國38年)中央政府轉進台灣，前後幾年內，

上百萬人來台，而後，造成了許許多多人們長達 40 年的分離及思念。

情書

橙

(燈漸亮)

(黃昏時刻的山坡上，安詳而寧靜，陳萱優美的歌聲從舞台外傳了出來)

(1944 年秋，年輕的陳萱身著護士服，推著輪椅上的楊超出來，楊超身著軍大衣，雙手插在口袋裡)

(以下皆以國語對話)

陳：(唱)長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兩人望著晚霞，停駐，楊超閉上了雙眼)

陳：好安靜，好像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過。

超：(睜開了雙眼)黃昏的景色總是讓人蒙上一層美麗的薄紗，而人總是欺騙自己什麼事都未曾發生。

陳：也許這就是命運吧！讓我們生在這樣的年代，

超：很多人常把遇見不好的事情稱之為命運，而好的事情則稱之為緣分！

陳：所以你的腳受傷了這就是命。

超：我的腳傷了，所有的人都認為是命，但我倒認為這是緣分。

陳：(疑惑)為什麼？

超：(肯定)因為讓我遇到了你。

(陳萱心裡暗自喜悅，露出了微笑)

超：(陶醉狀)我喜歡看你笑的樣子。

陳：真的嗎？為什麼？

超：因為當你笑的時候，這個世界好像就靜止不動了，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好像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陳：就像是黃昏的景色，對嗎？

超：對，就像是黃昏的景色，為我蒙上一層美麗的薄紗。

陳：那你就是在欺騙自己囉。

超：認識了你讓我學會欺騙自己，喜歡上欺騙自己，騙自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戰爭、死亡、槍林還有彈雨

陳：終究得去面對，虧你還是好男兒，怎麼變得像個娘們似的。

超：我害怕我再也看不見你了。

陳：*(走上前安慰)*我就在這兒，怕什麼？

超：*(有心事的樣子)*就怕我不在這兒。

陳：你說什麼，我聽不太懂。

超：今天醫院裡來了部軍車，你有沒有發覺不對勁。

陳：有耶，平常都會帶傷兵來，可是這次車是空的。

超：因為他們把病人帶走。

陳：哪個病人？

超：我！

陳：你別說笑了，你的腳又還沒好，你又在欺騙自己了。

(楊超不語)

(陳萱獨自走到山坡的頂端，望著山下的一切，拉長了音大喊 啊 ；又返回，推著楊超到了頂端，兩人彼此對看示意，轉向山下齊聲大喊，陳萱緩步往下走，留楊超一人待在頂端)

超：*(叫住)*陳萱！

(陳萱回頭望著楊超)

超：陳萱你願意當我的愛人嗎？

陳：*(害臊)*你別瞎講。

超：*(嚴肅地)*我是說真的。

陳：胡扯！

超：我對你是真的，相信我。

陳：你要我怎麼相信你？

超：為了證明我自己，我可以離開輪椅站在這裡，對全世界的人大聲說出，我愛陳萱。

陳：你別開玩笑了，危險，你腳還沒好！站不好會摔下去的。

(楊超執意，慢慢的站起來)

陳：小心一點。

(陳萱見狀，心急衝了過去，看到楊超沒事的站著，驚訝而停下腳步)

超：*(大喊)*我愛陳萱，全世界的人聽清楚了，我愛陳萱。

(陳萱再次露出了微笑)

超：你笑的樣子真的好美。

(陳萱看著楊超微笑，突然轉成疑問)

陳：你的腳好了。

超：對啊，我的腳好了。

陳：那今天的軍車是

超：要帶我走的。

陳：你的腳好了，他們真的是要把你帶走，你騙我，你為什麼要騙我？

超：其實我的腳早好了，可是，我特喜歡你推著輪椅帶我來這裡，所以

陳：他們怎麼知道？

超：我告訴上頭的，我希望早點投入戰場。

陳：什麼時候走？

超：待會就得走。

(陳萱不語)

超：(趕緊解釋)對不起，現在才告訴你。

陳：沒關係，反正你欺騙自己久了，這次換欺騙別人。

超：我是說真的。

陳：什麼真的？

超：請你當我的愛人，你相信我，我會回來找你的。

(陳萱推著空的輪椅，轉頭欲離開)

超：我真的愛你！我以我的人格擔保！

(陳萱停住，背對著楊超)

陳：你會寫信給我嗎？

超：會，而且一天一封。

陳：(轉身)騙人，那如果我有一天沒收到你的信，怎麼辦？

超：天打雷劈，讓子彈射穿我的屁股。

陳：(笑)別瞎說，你就不擔心郵差出了錯，給耽誤了。

(楊超取出口袋的一疊信)

超：所以我決定親手交給你。

(走近，拉起陳萱的手，將信交給陳萱)

超：順利的話一個月就能回來看你，一共是三十封，上面都標上了日期，你一天看一封，等你看完了信，我就出現了。

(陳萱一時不知說什麼，心動的看著那一疊信)

超：走，咱們再看一次山下的景色，下一次要看就是一個月後的事了。

(楊超牽著陳萱的手奔上了山坡頂端)

陳：*(唱)*長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兩人對視，陳萱靠在楊超的肩膀，一同望著山下的景色齊聲大喊，兩人往山下凝視許久，陷入一股思緒，突然遠處傳來的汽車喇叭聲，驚醒一切，楊超慌張的離開，見狀陳萱也慌了，一個轉身，手上的那一疊信沒握緊，全飄落了山底下)

陳：楊超

(兩人看著那疊信飄落山底下，陳萱哭了)

超：*(在急忙中安慰)*沒關係，回頭我再寫給你。

陳：*(大喊)*楊超！寫信給我！

陳：你一定要回來，我等你。

(陳萱傷心推著空的輪椅下場、口中仍哼著曲子)

陳：*(唱)*！天之涯地之角

(小山坡燈暗)

(防波堤燈漸亮)

丙：後來你有收到信？

陳：*(搖頭)*後來戰事緊張，連軍醫院都待不了，母親帶著我來到了台灣，和他失去了聯絡。

丁：所以你一封信都沒有收到？

陳：來到台灣後，我一直以為有一天能回到上海，一直在等，可母親說不能再等了，後來嫁給了一齊來台灣的軍官，兩岸開放後我又心生了希望，託人去大陸時，代為尋找。

丙：找著了嗎？

陳：找著了。

丁：見了面嗎？

陳：隔了一年後，女兒陪著我回到了上海，我們約在山坡上見面。

(防波堤燈漸暗)

(小山坡燈漸亮)

(1990年山坡上沒有太大的改變，景色依舊，卻透出一種人事已非的滄桑味)

(陳萱的女兒推著輪椅上年老的陳萱來到了小山坡，兩人到了頂端看了山下的景色)

女兒：媽，這兒就是你常說的山坡嗎？沒什麼特別的

(在這時，楊超的兒子也推著輪椅上白髮斑斑的楊超到了山坡，女兒回頭看見楊超)

女兒：媽！

(陳萱懷著期待又害怕的心情緩慢回頭與楊超對望，楊超哭了，女兒與兒子亦對望)

超：(氣弱)他是你的女兒？好像。

陳：你的兒子也好像你。

(陳萱欲站起，女兒要阻止，陳萱手一揮站了起來，走到楊超的身旁，楊超亦示意兒子到旁邊去，讓陳萱再度推著輪椅上的楊超到了頂端，再度望著山下的景色)

陳：好安靜，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超：黃昏的景色總是讓人蒙上一層美麗的薄紗。

陳：人總是欺騙自己什麼事情都未曾發生。

超：很多人常把不好的事情稱為命運。

陳：好的事情稱為緣分。

超：我當初認為腳傷是緣分，但遇見了你卻是我的命。

陳：(搖頭感嘆)捉弄人啊！

超：我可以再看一次你的微笑

(陳萱對著楊超，勉強擠出了笑容，此時世界好像真的靜止了，天空飄下了四十年前掉下山的那一疊信)

OS：「陳萱，這是我寫給你的第一封信，今天是我離開你的第一天，一切還好吧！很想你，我相信 」「陳萱，今天已經是第二天了，你一個人還會去山坡看景色嗎？相信我我與你同在 」「陳萱，已經是第十五封信了，我再半個月就能回來看你了，相信你應該沒有偷看之後的信吧 」「陳萱，當你讀完這封信的時候，就代表我要出現了，我相信我的心中是充滿著期待的喜悅，想你想的發慌，寫第三十封信的楊超累了，明天還要和你去山坡看黃昏

的景色，期待看到你看到三十封信的表情，期待你的微笑」

(陳萱收起微笑，世界又繼續轉動著，兩人對著山下的景色大喊 啊)

超：你能答應我一件事嗎？

陳：你說！

超：答應讓我每個禮拜寫一封信給你。

(陳萱流著淚的點頭，兩人望著天空彷彿回到了從前)

(而兒子女兒彷彿是四十年前的情景重現)

女：好安靜，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兒：黃昏的景色總是讓人蒙上一層美麗的薄紗，而人總是欺騙自己什麼事情都未曾發生。

(小山坡燈暗)

(防波堤上燈漸亮)

陳：後來我回到了台灣，每個禮拜都會收到一封他寫給我的信，裡面寫的都是他這四十年發生的事

丙：到現在依然是？

陳：直到香港回歸的那一年起，就再也沒有收到了。一開始我真擔心郵差出了錯，每天都去門口等，去郵局查；直到後來，我放棄了。

丁：他會不會已經

陳：直到上個月，我又收到一封來自上海的信。

(從盒子裡取出了信件，展開，同時舞台前區出現了楊超的兒子，唸著信的內容)

兒：陳阿姨您好，我是楊超的兒子，楊恩盡，很抱歉這封信到了現在才捎給您，父親在 1997 那一年就過世了，過世的時候交代我說要我學他的字寫信給您，一個禮拜一封，後來我沒寫，因為那時我特生氣，父親身體原本就不好，就因為寫信把身體弄得更糟，所以我沒打算寫，還有為了我的母親！直到那一陣子我的妻子和我離了婚，原因是他說我不懂什麼叫愛，所以才有了閒時間寫信給您，父親交代我要我告訴您，他說您是他的愛人、永遠的愛人、唯一的愛人，他沒騙您，相信我，這是我寫給您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後一封，以後沒時間寫給您了，我要去把我的愛人找回來，我不想騙我自己，楊超的兒子楊恩盡。

(陳萱滿心珍貴地收起了信，放入盒子裡蓋上了他的情書盒)

(女人丙取出了一旁的燈籠，點著了火，舉起燈籠站了起來，面對著大海)

丙：戰爭很可怕、鬥爭更嚇人，外國人打中國人不可懼、中國人打中國人才讓人心痛，雖然我沒有去過中國大陸，沒見到國共內戰的情形，但我能感受那樣的痛。1947年，我還是個大學生，我是家裡少數幾個能讀書的人，那時候的台灣是不可以講台語，講一句台語要被罰五塊的，本省人與外省人一直處於一種對立的狀態，我們是學知識的，從來就不在乎這些，學校裡有個男孩叫陸毅，口才很好，大家都說我的國語還可以，就推我和他去比賽相聲，他人很好，很關心我，那時候宵禁我們每天晚上都會偷偷去西子灣旁練相聲，聊你我，那時候的我們還不知道一場可怕鬥爭，正在醞釀著

(防坡堤燈漸暗)

(舞台前緣兩側，字幕出現)

二次大戰結束到「二二八事件」之間，臺灣人熱烈投入國語學習。

1947年2月8日，一個台灣人世世代代永誌不忘的大事件——二二八大革命。

1947年3月3日，二二八事件的火已蔓延到了高雄。

高雄成了「二二八事件」中最高悲情的城市。

易碎的燈籠

黃

(燈漸亮)

(1947年夜晚，夏風徐徐吹來，西子灣的岩石上掛著兩只燈籠，陸毅與黃娟在岩石前排練著相聲)

陸：記得！是國語不是狗語喔！

黃：我知道啦！國語不是狗語。

(兩人走向兩旁再從兩頭走進至中央停住，轉身面前方)

陸：陸毅。

黃：黃娟。

陸、黃：上台一鞠躬。(兩人同時彎身鞠躬)

陸：黃娟，你知道我們今天是來幹什麼的嗎？

黃：當然知道，我們是來講相聲的。

陸：是的，相聲是我們中華民國最偉大的語言藝術。

黃：*(附和)*最偉大的語言藝術。

陸：而我們使用的語言就是國語。

黃：是狗語*(台灣國語)*

陸：不是狗語，是國語*(兩人停止排練)*

黃：*(台語)*不是一樣嗎？反正聽的懂就好了。

陸：那不一樣，咱們國語講求的是字正腔圓。

黃：*(據理力爭)*那為什麼不講台語？

陸：台語人家聽不懂。

黃：國語也有些人聽不懂。

陸：評審他們只聽國語。

黃：*(語氣激昂)*他們是思想封閉。

陸：*(緊張地看看四週)*小聲一點，要是叫人聽到了你就完了。

黃：怕什麼？這根本就是假自由、假民主。

陸：小心點，現在局勢挺緊張的，外省人和本省人已經結了挺深的樑子。

黃：你說，像我們這樣一個本省人、一個外省人，別人怎麼看我們？

陸：管他們怎麼看。

黃：那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在一起了，我們要用什麼語言交談？

陸：當然是國語。

黃：你思想封閉。

陸：那我說國語，你說台語。

黃：好，那我們相聲比賽的時候，我說台語，你說國語。

陸：不行啦！

黃：為什麼不行？反正你都不怕別人怎麼看我們，那你何必在乎比賽時你講國語、我講台語人家怎麼看我們，除非你是騙人的！

陸：*(想了許久)*好吧！怕什麼，來就來！反正是民族大融合，管他們怎麼看，來，我們再來一次，你說台語，我說國語。

(兩人從頭來一次，以下的對白陸毅講國語，黃娟講台語)

陸：陸毅。

黃：黃娟。

陸：上台一鞠躬。

黃：(台語)跟大家問好

陸：黃娟，你知道我們今天是來幹什麼的嗎？

黃：(台語)當然知道，我們是來鬥嘴古的。

陸：是的，相聲是我們中華民國最偉大的語言藝術。

黃：(台語)最偉大的語言藝術。

陸：而我們使用的語言就是國語。

黃：(台語)還有台語。

(兩人對視笑了出來，笑聲不停，突然遠處傳來人的聲音)

陸：(慌張)有人來了，趕快躲起來。

(陸毅帶著黃娟吹熄了燈籠往岩石旁躲了起來)

(兩個外省人氣呼呼跑了進來)

外甲：我操！他們追得真緊。

外乙：快點跑吧，等他們台灣人追來就慘了。

(兩人快跑離去，陸毅和黃娟探頭，確定沒事走了出來)

黃：他們為什麼要跑？

陸：(擔心)看來這場鬥爭是一定會發生的。

(忽然兩個台灣人跑了進來撞見了兩人)

台甲：喂，你們有沒有看到兩個外省人經過。

黃：(原本驚嚇後轉鎮定)(台語)沒有，我們沒有看見。

台乙：(指陸毅)他是哪裡人？

黃：(台語)他是我阿兄。

台甲：為什麼不講話？

黃：(台語)他是啞巴。

(陸毅臨機應變假裝啞巴比手劃腳，表示什麼都不知道)

台甲：(不生懷疑)走吧，別讓他們跑遠了。

(兩人下場)

(陸毅和黃娟頓時鬆了一口氣)

黃：幸虧我反應快，要不然 耶 (轉向陸毅) 看不出來你演啞巴也挺像的。

(陸毅故意再學啞巴亂叫，兩人笑個不停，片刻，停止笑聲，擔憂)

黃：陸毅，你說如果真的有一天外省人和本省人真的打起來怎麼辦？

陸：(望著海岸想著)我們做船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那裡說國語也可以，說台語也可以，當然如果要當啞巴也能接受。

黃：(難過)真希望不會有這麼一天

陸：如果真有這一天我們去到那兒講我們的國台語相聲。

黃：(興奮)好啊！

(舞台外又有人聲傳出，兩人趕緊又躲了起來，不久兩個本省人跑了進來)

台甲：(台語)幹！他們人怎麼那麼多。

台乙：(台語)別講了，趕快回去搬救兵。(離去)

(隨即有六個外省人衝了進來，看見陸毅和黃娟)

外甲：你們有沒有看到兩個台灣人跑過？

(兩人很有默契地一起扮啞巴胡亂的比手畫腳)

外甲：操！問到了兩個啞巴，走，趕快追。(一群人又匆忙離去)

(回復了原本海岸的寂靜，陸毅和黃娟茫然的望著遠方)

(西子灣燈漸暗)

(防波堤燈漸亮)

(六十歲的女人丙依舊提著燈籠)

黃：原本以為過一段時間就沒事了，誰知道事情愈演愈烈，這一場火政府是止不住了，二月二十八日那一天終於還是發生了，外省人一撞到台灣人就是打，一擦到外省人就是追，但是儘管局勢再緊張，陸毅還是託人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上說他借到船了，明天晚上八點見，誰先到了就先點起燈籠，淡黃色的燈籠，以免有任何變故，還交代我說沿路上一句話都不要講，裝啞巴，我猶豫了很久在想到底要不要去，但如果真有那麼一個地方，沒有語言的差異、種族的分歧，那會是多美的地方，決定收拾行李離開這裡，一有機會就回來帶爸媽一起去，於是將我的燈籠畫成了淡黃色

(燈暗)

(街道燈漸亮)

(滿街的人提著燈籠，在夜晚中此景形成了一片燈海的畫面，黃娟獨自一人提著黃燈籠走向西子灣的岩石邊，終於走到了，忐忑不安、左顧右盼、驚慌的舉著黃燈籠，等待陸毅的到來)

(刹時，遠處傳來一聲大叫，使得黃娟害怕地不小心將燈籠掉落在了地上，燈籠燒了起來，黃娟更是驚慌失措往左右望去，看到了遠處其他燈籠的光線，往遠處快跑而去，舞台上遺留燒毀的黃燈籠)

(此時，陸毅提著黃燈籠來到岩石旁，四處張望，在看見了地上的黃燈籠後，打破了所有的希望，神情迷惘，失望的看著眼前的一切，然後舉著黃燈籠攀上岩石，往海上的小船走去)

(片刻，黃娟匆忙舉著一只白燈籠又來到了岩石旁，總算鬆了一口氣同時，回頭一望發現海面上有小船，船上的人竟舉著一只黃燈籠)

黃：(激動的大喊)陸毅、陸毅！(喊了許久，船上的陸毅卻沒聽到，繼續駛往遠方)

(黃娟失望的轉過頭來，面向前方)

(此時舞台的畫面一邊是船上的陸毅舉著黃燈籠，另一邊是陸上的黃娟舉著白燈籠，當初年輕人的朝氣，頓時蒙上一層惆悵)

陸：陸毅。

黃：黃娟。(台語)

陸：上台一鞠躬。

黃：(台語)跟大家問好！

陸：黃娟，你知道我們今天是來幹什麼的嗎？

黃：(台語)當然知道，我們是來鬥嘴古的。

陸：是的，相聲是我們中華民國最偉大的語言藝術。

黃：(台語)最偉大的語言藝術。

陸：而我們使用的語言就是國語。

黃：(台語)還有台語。

(兩人無奈地看著遠方)

陸：(國語)我愛你。

黃：(台語)我愛你。

陸：(台語)我愛你。

黃：(國語)我愛你。

陸、黃：我愛你。(用啞巴的方式同時胡亂喊了一通)

(燈漸暗)

(燈漸亮)

(防坡提上的女人丙依舊提著燈籠望著海面)

丙：如果真有那麼一個地方，沒有語言的差異、種族的分歧，那會是多美的地方

(接著吹熄了燈籠中的火)

(六十五歲的女人丁聽完女人丙的故事之後，將原本手上正編織著的圍巾放下)

丁：那個時候啊，沒有台灣人願意嫁給從大陸過來的老兵，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原住民一有機會就往平地跑，老兵什麼沒有，就是有住的地方，於是就有很多孩子爸爸是老兵，媽媽是原住民。

甲：(好奇地)所以你的孩子也是一樣囉！

丁：(淺淺一笑)我們沒有孩子。

乙：那他還在嗎？

丁：(略顯思念)不在了。

乙：那你織圍巾給誰？

丁：給他。

(女人丁站了起來，對著海面唱了一首阿美族的戀愛歌)

(燈漸暗)

(舞台前緣兩側，字幕出現)

1938年，國民黨在大陸節節敗退。

1949年，蔣介石引退，國民政府遷台。

1958年，八二三炮戰爆發，中共對金門46天的炮火攻擊，砲彈數量共計五十餘萬顆，後中共終因俄援不繼停火，台灣也因美援而存。

1968年，國民政府在台實施「九年國民教育」。

1971年，國民政府因中共加入聯合國而宣佈退出。

臨時的檳榔樹

綠

(燈漸亮)

(1958年午后，眷村平房前，立有一顆檳榔樹，小門前擺有石凳、石桌，石桌上放著一瓶二鍋頭，此時老兵李峰剃個小平頭，穿著軍便衣，著軍靴，

上半身直挺挺地，一付剛正不阿的樣子，坐在小門前的石凳上)
(樹青拿著包包一邊探頭、一邊走進觀望著檳榔樹，看的出神)

峰：來了啊！

青：(聽到聲音，反應過來)是啊！

峰：(探頭望後方)一個人？

青：是。

峰：(熱心地)行李呢？我幫你去拿。(欲走到樹青後方)

青：(提起包包)只有一個包包。

峰：(不好意思地)這樣啊，好吧，裡頭有兩個房間，右邊那間是你的，整理好了，中間有一個衣櫃都給你用。

青：(疑惑)你不用嗎？

峰：我不用，我有個行李箱。

青：為什麼不拿出來放？

峰：(收起剛剛的古道熱腸，語氣中存有一絲鄉愁)東奔西走習慣了，隨時都有可能走，比較方便。

青：(無法理解)去哪裡？

峰：(義憤填膺)回大陸啊！

(樹青不語)

峰：(又激起熱情)我知道你們山地人喜歡吃檳榔，所以叫人在這裡種了一顆檳榔樹，不過是臨時的。

青：為什麼是臨時的？

峰：我看你是山上待久了，都不知道平地的事。

青：什麼意思？

峰：現在是動盪的年代，什麼都是臨時的，政府是臨時的，憲法是臨時的，我這住的房子也是臨時的，所以這顆檳榔樹也是臨時的，總有一天都會走的。

青：這樣不累嗎？

峰：累什麼？總有一天我們要回家啊！

青：(有點難過)耶，我也是臨時的嗎？

峰：(思索)對，也不對，也對！

青：(不耐煩)到底對不對？

峰：唉！你管它對不對！反正彼此有個照應嘛，到了山下你也要個住的地方，我

也缺個人打理這裡的一切，行了，不說這些，你把東西放下去洗把臉，瞧你臉黑的

青：*(急忙解釋)*我的臉本來就是黑的，洗不掉。

峰：*(尷尬地)*我的意思是把手洗乾淨，今天你第一天來，我們喝酒慶祝慶祝。

青：神經病！說什麼都聽不懂！*(喃喃自語走進了屋子裡)*

峰：*(對著空氣、左右尋找)*你罵誰？罵誰？

峰：聽說你們山地人很能喝酒，我準備了二鍋頭，待會兒我們好好的喝他兩杯。

(李峰走進屋裡，端出了小菜，忙進忙出打點著一切，一切就緒，坐定，樹青也拿出了一瓶酒出來，往李峰旁的石凳坐下，李峰往杯倒了些二鍋頭，看見樹青抱酒)

峰：你也準備了酒，好，今天我們喝個通宵。

青：*(不解)*什麼是「通宵」啊？

峰：「通宵」就是喝一晚上！喝到明天早上！

(李峰舉杯敬酒，兩人一飲而盡)

峰：*(邊倒酒邊問)*你這酒有什麼名堂啊？

青：我媽媽自己釀的。

(李峰放下酒杯，拿過酒，開了封口聞了一下)

峰：*(陶醉地)*哎呀！真香！來喝一點。

青：這酒是我們阿美族的傳統，當女孩出嫁時用來喝的。

峰：*(將酒放下)*就像是我們的女兒紅對吧。

(樹青不語)

峰：*(若有所思)*把酒收起來，等到了那時候再喝。

青：*(拿酒遞進)*媽媽叫我拿下來，要跟你一齊喝的啦。

峰：*(推阻)*別，別，別，你收起來等有一天你真的結婚了再拿出來喝。

(樹青不語)

青：我們這是假的嗎？

峰：*(點頭)*嗯 對！*(又搖頭)*也不對！*(又點頭)*也對！

青：*(不耐煩)*到底對不對？

峰：唉！你管它對不對！我們這是臨時的，等有一天遇到永久的再拿出來喝。

青：*(任性狀)*我不懂。

(李峰不理又倒了一杯酒)

峰：(輕問)你有愛人嗎？

青：愛誰？

峰：我的意思是你愛的人、喜歡的人、男朋友

青：(搖頭)沒有。

峰：找一個，找一個。

青：為什麼？

峰：(著急)哎呀！你不懂？我這個是臨時的，不是永久的，比方說這個政府、這個房子、這顆樹，懂吧，找一個，找一個。

(樹青側眼看著李峰脖子上的圍巾，納悶著，李峰喝了一杯酒接一杯酒，正要再喝時，樹青突然冒出)

青：神經病！

峰：(停住喝酒)你罵誰？罵誰？

青：(指天空後指向李峰)天氣很熱為什麼你還繫圍巾？

峰：(放下酒杯，摸著圍巾)這圍巾是我的愛人織給我的，我答應他一年四季都圍著，不說這個了，來喝酒。

(樹青跟著喝了一杯酒並幫忙倒酒)

峰：你們山地人平常除了吃檳榔之外，都做些什麼事？

青：唱歌，所有時間都在唱歌。

峰：好，來唱一首。

(樹青哼唱了一首阿美族戀愛歌)

峰：(鼓掌)好，唱的好，來，(一時興起)換我也唱一首。

(李峰微醺地的站起)

峰：各位好，我叫李峰，我要為各位獻唱的是，在那遙遠的地方。(哼唱)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兒郎 唱完了！

(李峰唱完後坐在椅子上，喝了酒的李峰更顯多話)

峰：這歌詞的意思啊就是說，在很遠的地方，有個好男人，然後住的很遠

青：多遠啊？

峰：(敷衍)反正就是很遠。

(李峰又倒酒，發現酒瓶已滴酒不剩)

峰：咦！沒酒了！我去買酒！

青：(拿出酒)我這還有一瓶。

峰：*(推擋)*不行，你收著。

青：*(故意開瓶聞味，一付酒香人醉狀)*好香喔！

(李峰禁不住誘惑，剛要離去又折回)

峰：*(假仙的說)*要不我們就喝一點點，應該沒有人發現。

(樹青倒出了自家釀的酒)

峰：*(一飲而盡)*哎唷，真香啊！

(喝醉的李峰走到檳榔樹旁，望著檳榔樹，眼眸深邃，陷入一陣心事漩窩)

峰：總有一天這樹也會走掉的。

青：*(聽不懂)*樹又沒長腳怎麼走？

峰：這樹是沒長腳，可是人有啊，找一個，找一個。

(李峰走回石凳上坐下，回復之前的情緒)

峰：你剛剛唱那什麼歌？再唱一次！

(樹青再次哼唱了那首歌)

(李峰醉倒在石凳上睡著了、身子往前倒在地上，突然驚醒，下意識行為動作，馬上舉起右手大喊)

峰：三民主義萬歲！反攻大陸！殺朱拔毛！

青：*(瞄了一眼)*神經病！

峰：*(左右看望)*你罵誰？罵誰？

(眷村燈漸暗)

(防波堤燈漸亮)

(女人丁依舊對著大海歌唱)

丁：*(唱畢)*這首歌叫戀愛歌，這首歌的意思是在母系社會的阿美族，大多女追男的情形，較多在豐年祭的慶典上，女孩一但發現喜歡的男孩之後，會想辦法接近他，當大家都在唱歌的時候，偷偷的從男孩的背後把檳榔塞進他的書包，告訴他我喜歡你，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又再度哼起了那首歌，看著遠方，似乎回到當時的情景)

(防波堤燈漸暗)

(眷村燈漸亮)

(1968年午后，樹青正爬在架子上摘檳榔，有兩個工人互相討論著走了進

來，手拿著斧頭和鋸子)

工甲：(走靠近，抬頭對樹青)請問戶長在嗎？

(樹青聽到聲音從架上爬下，進了屋子，半晌樹青跟在李峰後面走了出來)

峰：我就是戶長，請問有什麼事嗎？

工甲：(上前說明)事情是這樣，現在政府正在實施土地計劃，而這條馬路要拓寬，所以要把這顆樹砍掉，這是公文。

峰：(指樹)這是我家的樹，你們說砍就砍。

工乙：政府會賠償你的。

峰：(激動)政府賠得起嗎？我的一輩子都賠在這，你叫他把這一輩子賠給我！

工乙：(不高興)(台語)你凶什麼？

峰：(更激動)我凶什麼？我幹你娘！(台語)

工甲：(見不太對勁，緩和場面，客氣說)對不起，這是我們的工作。

(兩個工人便走往樹旁)

(樹青和李峰趕緊追了過去，雙手一張，死命擋在樹的前面)

峰：要砍樹，我看你先砍我好了。

工乙：請你不要讓我們為難！

峰：(拉高嗓門)放屁，你們就會砍樹，怎們不見你們去砍日本鬼子，去砍共匪，去反攻大陸呢？你們操他媽，就會砍樹！

青：(勸李峰)算了，反正是臨時的，就讓他砍吧！

峰：(回頭對樹青)怎麼可以！如果連臨時的都被他們砍了，那我們還有什麼？

(對工人)來啊，你們要砍就先砍我。

(工人甲乙討論著無可奈何地離開)

峰：(放下手恍如經歷一場保衛戰，體力頓失)樹青你去拿酒出來，咱們今天晚上就待在這了，看他們敢怎樣！

(樹青點點頭走進屋內拿酒)

峰：(嘴裡碎碎唸)我操他媽的砍樹！就不見他們去砍日本鬼子、砍共匪，口口聲聲說反攻大陸，倒是先砍起樹來了。

(樹青拿出了那瓶媽媽釀的酒)

青：只剩這瓶了？

峰：就喝一點，應該不會有人發現。

(兩人在樹前坐了下來，樹青倒了酒，李峰一飲而盡，語重心長囑咐樹青)

峰：我告訴你，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還有人要來砍樹，你就告訴他這兒有個男人不讓他們隨便造次！

青：我不會講。

峰：不會講那就用唱的。

青：我唱的他們聽不懂。

峰：那我教你，要唱什麼比較好呢？有了就這一首了，我唱一句你跟著唱一句，
在那遙遠的地方，

青：在那遙遠的地方，

峰：有位好兒郎，

青：有位好兒郎，

（樹青練習著歌唱，李峰又倒了一杯酒，發現酒瓶空了）

峰：完蛋了！你酒被我們喝光了。

青：沒關係，反正以後也沒有機會喝了。

（樹青看著李峰圍在脖子上的圍巾）

青：你的圍巾髒了，找時間我幫你織一條吧！

峰：*（高興）*行！我挑個顏色

（李峰想著、想著看著檳榔樹）

峰：*（乾脆地）*就綠色吧！這樣跟樹挺配的，那首歌你會唱了吧，再唱一次。

青：*（哼唱）*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兒郎

（李峰跟著唱，唱著唱著突然心臟一陣抽痛，摸著胸口）

（眷村燈漸暗）

（防波堤燈漸亮）

（防坡堤上女人丁唱了那一首在《那遙遠的地方》）

（此時，天空飄起了小雨，抬頭看天空後低下頭）

丁：我記得那一天天空也飄起了小雨，蔣中正先生去世的那一天，他拿起了隨時準備好的行李，說要帶我回瀋陽

（防波堤燈漸暗）

（眷村燈漸亮）

（李峰右手拖著行李、左手拖著樹青急忙從屋裡出來）

峰：走，我們走，我們回瀋陽去。

青：*(扯著李峰)*你不要這樣子。

峰：到了瀋陽我再幫你種一顆檳榔樹。

青：*(放手)*怎麼去啊？

峰：*(來回踱步、心更著急了)*想方法、找人想法子、想不出來了、沒法子了！

(突然李峰的心臟又再刺痛了起來，喘不過氣，極為難受狀)

(樹青見狀，趕緊要將李峰扶回到屋內，可李峰手舉指向遠方，不願又無可奈何進屋)

(雷聲乍響，伴著樹青一聲大叫，隨後手拿著圍巾衝了出來，眼中噙著淚水不知所措，欲求人相助，遠處傳來人的聲音，樹青卻反轉為鎮定，將紅圍巾綁在綠檳榔樹上，難過地站在樹的前面哼起了那首歌)

青：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兒郎

(眷村燈漸暗)

(防波堤燈漸亮)

丁：*(面對前方)*最後我打開了他的皮箱，將他的衣服一件一件的掛在了衣櫥裡，心裡想著他總算可以定下來了，總算可以，然後我又從樹上摘了檳榔，放進了他的皮箱裡收了起來

(女人丁重拾起了未完成的圍巾，繼續編織著，嘴裡低聲哼唱著在那遙遠的地方)

(六十歲的女人戊聽完女人丁的故事後，站了起來對著前方，慢慢舉起手摸了頭三次)

嵐：我曾經是個 Bar Girl，在當 Bar Girl 之前我嫁給了一個捕魚的，有一天傍晚他並沒有捕獲任何的魚，反倒帶了一個女人回來，從此我就離開了那個家，自己出外想方法過生活，那個時候港口附近開了很多的酒吧，裡面有許多的美國大兵，我必須生活下去，於是在那兒我當起了 Bar Girl，我接的幾乎都是「阿兜仔」，每個長得都像是一個樣，誰是誰也分不清，當然他們對我們的感受也是一樣的，那時候的我總是期盼著一種溫暖照顧，即使只是為我披上一件衣服，我聽說有一個「阿兜仔」一直在找我，看來我又有活可以幹了！

(小嵐又摸了臉頰三次)

(燈漸暗)

(舞台前緣兩側，出現字幕)

1960年，當時，鹽埕區七賢路又名酒吧街，是越戰美軍的溫柔鄉，特別是煙台、青島、上海一帶的移民，成了酒吧街最早的經營者，但是謝絕台灣人消費，能進場的只有吧女、擦鞋童、賣花、攝影師等特殊身分。高雄市吧女(Bar girl)在1970年統計有1017名。

敲三下

藍

(燈漸亮)

(冬天街道上，酒吧前有許多美國大兵和許多台灣人進進出出，而身子單薄的小嵐孤單的蹲在門口，因夜晚天氣極冷，小嵐全身抖嗦著)

(以下的美國人以英語發音，其餘人以台語對答)

(美國大兵甲與乙各摟著一個女人走了出來，在親密摟抱中，甲瞥見了蹲在地上小嵐)

甲：(語氣輕浮)這不是我們威廉的 little cat 嗎？

乙：(在醉意中附和)對呀！Cat，你把我們威廉弄得不開心。

甲：(往酒吧裡頭喊)威廉、威廉，你的 Cat 在這兒！

乙：(欲離去，指著小嵐)威廉找你找很久了。

(一行四人搖晃離去，小嵐一句話也沒聽懂，納悶同時，威廉走出酒吧站在門口，望著小嵐的背影，心疼地輕喊)

威：Cat

(小嵐聽見，回頭望著威廉)

嵐：Me？

威：(點頭)YA！

(小嵐很快地爬了起來走近威廉，伸出右手)

嵐：五塊！

威：(尷尬地)你誤會了，我不是要找你那個，我是

嵐：(聽不懂但依然堅持)五塊！

威：(不知所措)好，我給你，可是我先說我不是要找你

(威廉拿五元美金給了小嵐，小嵐快速地將錢收起，拖著威廉往外走，威廉拉住小嵐)

威：你誤會了，我不是要找你那個，我只想和你聊聊。

(威廉停駐不走，小嵐看了威廉一眼，解開自己的上衣釦子，一顆一顆的解開，威廉見狀不對，趕緊阻止)

威：不是！不是！

(小嵐不予理會，繼續脫著上衣)

(威廉著急了，衝過去酒吧打開大門對裡頭喊)

威：Peter、Peter，快點出來。

(威廉又趕緊跑至小嵐旁，將其衣服扣上，小嵐瞄了一眼又把衣服解開，正好台灣人 Peter 走了出來)

P：威廉請問有什麼事嗎？

威：幫我告訴他我沒有要做那件事。

P：(正要幫忙時，反應很快)是翻譯吧，嗯
(威廉取出鈔票給了 Peter)

威：快點！

P：請問是做哪件事？

威：做愛。

P：(噗嗤一笑)騙人，那你幹麻給他錢？

威：是她跟我要的，快說。

P：(對小嵐)Cat，這位威廉先生不想和你做。

(小嵐望著威廉難過地拿出錢，將錢還給他，又順勢走到門口蹲了下來)

嵐：他不喜歡我？(抬頭問 Peter)

P：(對威廉)他說你不喜歡他嗎？

威：不！我喜歡！

P：(對小嵐)他說他喜歡。

嵐：那為什麼不做？

P：(對威廉)他問說為什麼不做？

威：因為我喜歡和他聊天，更甚於喜歡和他做。

P：(對小嵐)因為他喜歡和你聊天，更甚於喜歡和你做。

嵐：他不行嗎？

P : (打量著威廉) 你不行嗎 ?

威 : (生氣) 我當然行 !

P : (對小嵐) 他當然行。

嵐 : 那為什麼不做 ?

p : (對威廉) 那為什麼不做 ?

威 : 嗯 , 你告訴他我覺得他是個很特別的女孩子 , 每一次我一看見他的眼神 , 我就有一種很想哭的感覺 , 我很想知道他的心裡想什麼、想要做什麼 ? 他看到我的感覺是什麼 ? 說吧 !

P : (手指點算著) 太多字了要加錢。

(威廉拿錢給 Peter)

威 : 這裡太吵了 , 我們到港口去。

P : 真簡單 ! 他想找你去港口純聊天。

嵐 : (起身對威廉) 五塊 !

(威廉無奈拿起錢給小嵐)

(三人離開了酒吧 , 威廉嘴裡還一直說著許多話)

(燈暗)

(燈亮)

(港口邊小嵐坐在石墩上 , 威廉在一旁注視著小嵐 , Peter 站在中間翻譯著話語)

P : 每一次一看見你的眼神 , 我就有一種很想哭的感覺 , 他很想知道你心裡想什麼、想要做什麼 ? 你看到他的感覺是什麼 ?

嵐 : (毫不思索) 錢 !

P : 他說錢。

威 : 只有錢而已嗎 ?

P : 對 !

威 : 你還沒問他 ?

P : 只有錢而已嗎 ?

嵐 : 你會不會覺得他怪怪的 ?

P : 有一點。

嵐 :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

P：他想要不花錢就可以直接跟你做。

嵐：不可能。

P：(對威廉)不可能。

威：(疑惑地)你們說那麼久只有這幾個字？

P：他說你怪怪的，以為這樣就可以不花錢直接做嗎？不可能。

威：你告訴他我是說真的，我可以發誓。

P：(對小嵐)他說他可以發誓。

嵐：好啊！

P：(對威廉)發啊！

威：(舉起右手)我發誓。

(小嵐見威廉發誓的誠意，不禁笑了出來)

P：(提醒小嵐)他在騙你。

嵐：最起碼他願意騙我，他發誓的樣子很可愛，你告訴他。

P：(不屑的語氣)他說你發誓的樣子很好笑。

(威廉不好意思也笑了出來)

(天很冷，小嵐繼續將身子捲在石墩上，威廉見景脫下身上的大衣走近小嵐蓋在小嵐的身上，小嵐感受到大衣蓋在身上的溫暖，哭了，哭著哭著，又笑了)

嵐：已經很久沒有人給我溫暖了，你幫我跟他說謝謝。

P：他在玩你，別傻了。

嵐：你不說？

P：我只幫他翻譯。

(小嵐站了起來走到大兵身旁，踮著腳尖親了一下威廉的額頭)

威：(驚喜)已經很久沒有人這樣親我了，幫我跟他說謝謝。

P：他說謝謝。

(威廉也走近坐在了石墩上，小嵐依然將身子捲了起來)

威：(客氣地)謝謝你，Peter，我想今晚這樣就夠了，謝謝。

(Peter欲離去又停住了腳步，轉回頭對著小嵐)

P：Cat，小心點，他們的手段是很高明的，如果他說要帶你走都是騙人的，只為要和你那個，別上當了，他是阿兜仔，你是台灣人，記住！他！美國兵仔！你 Bar Girl！

(Peter 離去)

(兩人對視一看，笑了出來)

威：雖然以下我說的話你都聽不懂，但我還是要說，當我穿上軍服踏上船舫時就開始漂泊，一直的遊蕩，每天無所事事生活，沒有目標，但是當我一見到了你之後，一切就改變了，我愛你。(慢慢哼唱出) Goodbye Jimmy Goodbye!

(小嵐聽到這熟悉的旋律，跟著哼唱沉浸在陶醉中)

威：(對著小嵐) I Love You!

(小嵐依舊是聽不懂，威廉站了起來想盡辦法，比手畫腳作動作表示出「我愛你」)

(原先被弄糊塗的小嵐終於看懂了，露出了微笑)

威：(看著小嵐的微笑，興奮地) 你懂了。

(小嵐害羞的低下頭)

威：你會不好意思，這樣吧，我想個辦法作一些動作讓你知道，有了，只要我想說我愛你這三個字的時候，我就連續作三個動作，比方說

(威廉又開始比手畫腳的作動作)

(直到小嵐又露出了微笑)

威：你懂了。

(小嵐點頭舉起右手回應地摸了頭三下)

威：你真的懂了，真的懂了。

(小嵐點頭又摸了臉頰三次)

(燈暗)

(燈漸亮)

(女人戌站在防坡堤摸了臉頰三次)

嵐：我們有了溝通的方式，每一次當他連續作三個動作，我就會回他三個動作，即使周圍再吵我也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個人在愛我，即使我知道總有一天他會離開，即使所有的人都說他在玩我、他在騙我，但我心裡想最起碼他還願意騙我，直到有一天他說他要離開了，而且要帶我走，我不相信但我還是到了碼頭等他，我想試試看，就算他真的不帶我走，我也要再看一次，他連續作三個動作，再看最後一次敲三下。

(燈漸暗)

(燈漸亮)

(在碼頭邊威廉獨自一人背著大背包等待著，一旁有些村民，突然一個台灣女人驚慌失措的跑了進來，後面緊跟著一個喝醉的美國大兵欲調戲她，美國大兵跟台灣女人拉扯跑了下去，威廉見狀欲前阻止，跟了下去)

(此時小嵐提著包包走了進來，看著碼頭裡的一切，沒見到威廉只看到村民)

嵐：(問村民)請問剛才看到美國大兵威廉嗎？

村甲：有啊！剛才還看到他在調戲另一個女人。

村乙：你在等他嗎？

村甲：不用傻了，他們都是來玩的。

村乙：不用等他了，他正在快活呢？

(小嵐失望且難過的提著包包離去，片刻，威廉跑了回來繼續站著等待，另一邊有其他村民出現)

村丙：(問村民甲)有沒有看到一個美國大兵在追一個身穿白衣服的女人？

(村民指著站在一旁的威廉，一群村民衝去毆打威廉，打了好一陣子直到威廉倒在地上才罷休離去，此時小嵐不甘願的返了回來，看見躺在地上的威廉，心軟，跪下來哭了起來，並搥著威廉)

嵐：你為什麼要這樣子？為什麼？為什麼？

(剛才的美國大兵跑了回來，看見地上的威廉慌張跑走，村民們衝出看見那美國大兵，又看見地上的威廉)

村丙：幹！打錯了，不是他啦！

村丁：他是要去阻止的。

村丙：幹！追！

(一群村民衝了下去，小嵐看著眼前的一切搖晃著頭)

嵐：他沒有騙我，他真的要帶我走，真的。

(小嵐推搖著威廉，威廉無反應，小嵐磕了三個響頭，打了自己三個巴掌，傷心欲絕哭倒在了威廉身上)

(燈漸暗)

(燈漸亮)

(防坡提上女人打了自己三個巴掌)

戊：後來威廉的家人都來到了台灣，在教堂辦了喪禮，他們認為是我害死的，所以不讓我參加，可是我堅持，因為我是他的女人，我是他的，即使沒有任何人相信，即使所有的人都說是我害死的，但我依然

(燈漸暗)

(教堂裡一束光打在小嵐的身上，周圍都是美國人的聲音)

(小嵐跪在地上)

嵐：*(對著周圍)*他是我的男人，他愛我，他愛我，雖然他沒說過但是他都會連續作三個動作來告訴我，說他愛我。

(小嵐哭的沒力氣跪趴倒在地上)

(突然燈暗了下來，又亮又暗，又亮又暗，燈又亮了起來)

嵐：*(抬頭看)*你們看到了嗎？燈暗了三次，亮了三次，他在說他愛我，威廉說他愛我。*(輕輕唱出)* Goodbye Jimmy Goodbye！

(同時摸了臉頰三次)

(燈暗)

(燈漸亮)

戊：我做了一個很像夢的夢，在夢裡所有的動作都會連續做三次，連續三次

(女人戊在防坡堤上又摸了臉頰三次)

(六十歲的女人己聽完了女人戊的故事後，取出了盒中的蠟燭點上了燭光)

己：我最喜歡過生日吹蠟燭了，小時後每次我生日的時候媽媽都會幫我做一個蛋糕，買上我歲數的蠟燭，五歲時就五根，十五歲時就是十五根，當媽媽幫我點上蠟燭時屋內的燈就會關掉，只剩下燭光，當屋內只剩下燭光時，我就會閉上我的雙眼，心裡想著我的願望。

(女人己閉上了雙眼)

(燈漸暗)

(舞台兩側前緣，出現字幕)

1987年，後勁反五輕。1990年，舉行全民公投票。

1988年，世貿聯合國大樓開工，高雄進入超高層建築時代。

1990年，舉行全民公投票。

許曉丹風波已判刑二個月，告一段落。

燭光

靛

(燈漸亮)

(澗琪十五歲的生日這天，在家中的客廳，爸爸媽媽和同學們圍成了一圈，
澗琪坐在中間，桌上放了一個蛋糕，媽媽點起了火柴棒一一的將十五根蠟
燭點著)

媽：爸爸關燈。

(爸爸走去關燈燈暗了下來只剩燭光)

爸：祝你生日快樂。

(眾人合唱生日快樂歌，澗琪在燭光前好是開心)

(生日快樂唱畢)

媽：琪琪，許願望囉。

(琪琪閉上雙眼)

媽：要許三個願望，前面兩個要說出來，最後一個不能說。

琪：第一個願望是我希望媽媽能愈來愈漂亮，第二個願望是爸爸能賺更多更多的
錢，第三個願望是

(澗琪張開了雙眼，吹滅了燭光)

(燈漸暗)

(燈漸亮)

(年老的女人已在防坡堤上凝視著燭光)

琪：第三個願望是我希望每年都能過生日吹蠟燭、許願望，但是第三個願望終究
是沒有達成，當我長大以後在十九歲的那一年，我嫁給了一個來台灣工作的
香港人，港生他是個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回到家就是看電視、看報紙，完全
不重視任何的節日，情人節、端午節、聖誕節、當然還包括我的生日，所以
從我十九歲開始，就再也沒有過生日、吹蠟燭、許願望，每天的生活就是洗
衣、煮飯、拖地、洗碗、睡覺

(燈暗)

(燈漸亮)

(1990年7月9日澗琪的家中,老公港生坐在客廳看報紙,電視機也是開的,年老的澗琪進了廚房,披上了做家事的圍兜,開了抽油煙機,瓦斯爐,鍋裡油爆了,生的青菜下鍋的聲音讓整個屋內更顯吵雜)

(澗琪將炒好的青菜放置餐桌,看著一旁的日曆撕下了一頁)

琪:(凝視片刻,嘴裡唸著)七月九日。

琪:(回頭喊)港生,幫我拿一下我的身分證。

港:你自己拿,我在看報紙。

琪:你晚上要不要吃飯啊,幫我拿一下,還有一道菜要炒。

(港生不耐煩的從櫃子裡拿出了身分證,走往站在日曆前的澗琪)

港:拿去。

琪:(看了看)你拿你的給我幹麻?

(港生不耐煩的從櫃子換一張身分證拿給澗琪)

琪:(疑問)今天是幾號?

港:日曆上寫的很清楚,七月九號,拿去。

(港生將身分證交給澗琪,看都不看一眼的走向客廳,繼續看報紙聽新聞)

(澗琪看著手中的身分證,喃喃自語)

琪:七月九號。

(突然屋內所有的聲音皆停了下來,港生的動作也靜止不動了)

琪:(對前方)今天是我的生日,五十歲的生日,他跟往常一樣聽新聞看報紙,我一直期待著有一天能夠過生日、吹蠟燭、許願望,但三十年如一日,屋內燈光通明,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但我一樣等待著,一樣期盼著,等待著熄燈,期盼著燭光,也許在今日 沒錯就是今天,也許會給我驚喜。

(屋內所有的聲音又再次發了出來,港生繼續翻閱著報紙,澗琪也炒著下一道菜)

琪:港生啊!你覺得一年當中最重要的一天是哪一天?

港:發薪水的那一天啊!

琪:那除了發薪水哪一天呢?

港:那就是發不出薪水的那一天。

琪:除了跟薪水有關的還有哪一天?

港:中元普渡那一天!你問這些幹麻?

琪：沒什麼，只是提醒你別忘了每年重要的日子。

港：今天晚上吃什麼啊？

琪：*(冷冷地口氣)*跟昨天一樣！

港：那昨天晚上吃什麼啊？

琪：跟前天一樣！

港：那前天晚上吃什麼啊？

琪：天天都一樣啦！

(港生放下了報紙進房間)

(突然屋內的燈暗了下來)

琪：燈暗了，難道真的被我等到了，他真的要給我一個驚喜？

(黑暗中燃起了一處燭光)

琪：*(紅了雙眼)*真的，他真的還記得我的生日，我恨不得現在馬上衝出去抱他，但是不急，等許完了願望再過去也還來得及，天啊，我等這一天等太久了。

(澀琪望著燭光閉上了雙眼，心裡想著願望嘴角露出喜悅，然後張開了雙眼對著燭光將其吹滅)

琪：港生謝謝你。

(燭光熄滅後又再度亮起)

港：你在幹什麼啊？停電了，我點蠟燭在看報紙，你幹麻把我吹熄啊？

琪：噢，對不起。*(很尷尬又很失望)*

(澀琪慢步的走向廚房，經過日曆將七月九號那一張撕下，握緊了剛才撕下的那一張日曆，望著前方處的鍋子，突然電來了，港生吹熄了蠟燭，拿起桌上的門鑰匙)

港：我去巷口雜貨店裡買些東西，否則待會又停電，就麻煩了。

(港生走出了門外，屋中一切又靜止)

琪：結婚了三十年，我真不知道我這些年我是怎麼過的，我做了一個決定，我決定離開這裡，決定出走，我決定去過一個生日，去買一個蛋糕，買五十根蠟燭，許三個願望，這個地方沒什麼好留戀的，對現在就走，趁他不在離開這裡。

(澀琪卸下了他身上的圍兜，將手上的紙團丟入炒鍋裡正準備要離開時，港生從屋外走了進來，澀琪害怕的走向廚房)

港：你要去哪裡？

琪：去看你回來了沒有？

港：回來了。

琪：我看到了。

(港生走進房間，突然屋中的燈又暗了下來)

琪：*(嘴裡唸著)*太好了，又停電了。

(澀琪摸黑的走出門外，輕輕的走，深怕發出任何聲音，直到走出了門口將門帶上才鬆了一口氣，此時漆黑的屋內又點起了一盞燭光，澀琪正準備離去時，屋內傳出了歌聲)

港：*(廣東話)*恭祝你福壽與天齊，祝福你生辰快樂，天天都有今日，歲歲都有今朝，恭喜你

(門外的澀琪從門縫往裡看，流下淚水，嘴角又泛起了笑意跟著閉上了雙眼，雙手合十許了願望，許完願張開了雙眼，臉湊到了門前，對門縫裡吹氣)

(燈漸暗)

(燈漸亮)

(防坡堤上燃起了六十盞燭光，七個女人跪坐在燭光後面，都閉起了雙眼，且雙手合十)

己：每一個人在每一年都可以有三個願望，必須在生日那一天看著燭光許下願望後吹熄，如果哪一年沒有了燭光，願望就會跟著消失

(六十五歲的女人庚聽完了女人己的故事後，取出一旁的古老盒子，打開了盒子取出一張泛黃的紙條，看著字條上的文字露出了微笑)

庚：我在十二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台灣，移民到了美國，在美國一待就是五十年，直到我丈夫去世後我才又回到了台灣，住在弟弟的家中，弟弟的家裡有個倉庫，聽說裡面有不少寶藏，弟弟不愛丟東西，所以從小到大所有的東西都堆在裡頭，有一天我心血來潮到了倉庫裡，裡面真的什麼東西都有，小時候弟弟騎的腳踏車、戴的帽子，全都留了下來，突然我看到了有一個紙箱上頭寫了三個字「姐姐的」，我滿懷驚喜的打開，看見了小時候的書本玩具，我挑了其中一本書隨便的翻閱著，突然書本掉出一張字條，字條上寫著：「紫球今天晚上，老地方，水泥管，老時間，八點，不見不散，阿三」阿三，好熟悉的名字，我想起了他是我很好的朋友，就像是青梅竹馬一樣，在我即將去

美國的前幾天他寫了這張字條給我，約了我八點在水泥管見

(女人庚看著手中的字條)

(燈漸暗)

(舞台前緣兩側，出現字幕)

這是一個純真的年代，在這樣的年代裡，沒有任何的雜質，人們只有情感故事，只有夢想及未來。我們將這樣的年代，稱之為童年。這是一個我們共同擁有的年代。

童年

紫

(燈漸亮)

(1950年，夜晚，公園裡佇立有一個三個洞的水泥管，阿三在公園裡左右徘徊著，望著遠方等待著紫球，手上抓著一支竹蜻蜓，阿三爬進水泥管裡，忐忑不安，自己開始對自己說話)

三：紫球，今天好嗎？你看你又遲到了啦！

(阿三扮演著紫球)

三：對不起啦，阿三，我下次不遲到了。

(又演回阿三)

三：算了啦，反正你都要去美國了。

(又演紫球)

三：阿三我不去美國了，我要永遠的留在這裡。

(又演阿三)

三：真的嗎？YA！太好了，那我們就可以天天都來這裡講故事了。

(阿三覺得無趣躺在水泥管裡看著洞外的天空，此時紫球哼著歌曲開心的跳走了進來)

紫：阿三我來了。

(阿三從水泥管裡爬了出來，兩人見面就猜拳)

紫：黑白猜男生女生配！

(阿三輸了，兩人又猜一次)

紫：黑白猜男生女生配！

(阿三又輸了)

紫：黑白猜男生女生配！

(阿三仍輸)

紫：哈！阿三你好笨喔！

(阿三伸出手臂讓紫球咬一口痛得快哭了)

三：*(摸著手)*紫球今天好嗎？你看你又遲到了。

紫：對不起啦，阿三，我下次不遲到了。

三：算了啦，反正你都要去美國了。

紫：對啊，我馬上就可以去美國了，YA，我媽說美國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噢。

(阿三不語)

紫：我媽還說到了美國還可以穿很多很漂亮的衣服，吃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阿三依舊不語)

紫：阿三你怎麼都不說話？

(阿三背對著紫球)

紫：你是不是生氣了？剛才我媽在跟我講話啊！

(阿三搖頭)

紫：那你是不是不喜歡我去美國？

(阿三搖頭)

紫：如果你真的不喜歡你就說嘛！

(阿三搖頭)

紫：其實你可以跟你媽說叫他帶你去啊！

(阿三又搖頭)

紫：你很討厭耶，約人家來又不講話。

(阿三輕轉過身來看著紫球)

紫：算了啦，跟你開玩笑的啦，我們到水泥管去講故事吧！

(兩人各自從兩個方向爬進了水泥管裡，兩人平躺，頭對頭，望著第三個口，看著口外的星空)

紫：你看我們這樣像不像井底之蛙啊，耶，我們今天講故事接龍，就來講井底之蛙好不好？

(阿三不語)

紫：有兩隻井底之蛙，他們從一出生就一直待在井裡，每次都只能從井裡看著外

面的世界，突然有一天有一隻青蛙可以有機會離開井裡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然後 然後 換你了！

(阿三望著口外的星空不語)

紫：你真笨，都不知道怎麼接，算了，不講了。

(紫球也望著星空)

紫：不知道美國是什麼樣子？我到了美國以後一定要買很多很漂亮的衣服和玩具，不過你放心我一定會寄卡片給你的，美國的卡片一定很漂亮，你說對不對？

(阿三闔上了雙眼)

紫：阿三、阿三

(紫球爬起來看他)

紫：哇塞，你竟敢睡著，我講話真的很無聊嗎？

(紫球爬了出來)

紫：我要回家了。

三：我

紫：你要不要陪我？

(阿三點頭)

紫：走啦，木頭！

(阿三跟在紫球後面，離開了公園，經過街道，繼續跟著紫球到了家門口)

紫：好了，我到了，(看著阿三)好啦，我跟你開玩笑的啦。

(阿三用手比了一下寫字的動作)

紫：好，我會寫信給你的。

(阿三看著手上的竹蜻蜓)

(紫球跟阿三猜拳)

紫：黑白猜男生女生配！

(阿三輸了，伸出手臂讓紫球咬一口)

紫：哈！(紫球欲離去)

紫：Bye Bye！

(紫球走進了家門，阿三望著紫球家中二樓的窗戶)

(燈漸暗)

(燈漸亮)

(防坡堤上女人庚將字條收起來)

庚：當我繼續整理的時候，我竟發現了一封未開啟的信，上面寫著紫球收

(女人庚從盒中取出一封信)

庚：OH My God！一封五十年前寄出到現在才收到的信，我抱著期待且好奇的心拆開這封信，原來是阿三寫的，信中一開始記述了阿三送我回去後所做的事情

(防波堤燈漸暗)

(街道燈漸亮)

(街道上阿三望著二樓的窗戶，直到二樓的燈亮起，阿三才離開了街道，女人庚走出門口尾隨在後，跟著阿三又回到了公園裡，阿三忐忑不安的來回遊走，自己又開始對自己說話，阿三扮演著紫球，女人庚在一旁觀看)

三：阿三我來了。

(阿三演自己)

三：紫球今天好嗎？你看你又遲到了。

(演紫球)

三：對不起啦，阿三，我下次不遲到了。

(演自己)

三：算了啦，反正你都要去美國了。

(演紫球)

三：你是不是不喜歡我去美國？如果你不喜歡你就說嘛。

(演自己)

三：對，我希望你不要去，留下來好不好？

(演紫球)

三：好吧，那我不去美國永遠留在這裡！

(演自己)

三：以後天天都來講故事。

(阿三爬進了水泥管裡，躺在同樣的位置)

(演紫球)

三：你看我們這樣像不像井地之蛙，我們今天故事接龍就來講井底之蛙，有兩隻

井底之蛙他們從出生就一直待在井裡，有一天有一隻青蛙可以離開井裡出去看外面的世界，然後 然後 換你了。

(演自己)

三：然後當那一隻青蛙走了以後，另一隻青蛙就決定要留在井裡等那一隻青蛙回來，他怕如果有一天他回來了，自己不在的話會很難過的，所以他決定留在井裡等他回來

(阿三望著天上的星星，把竹蜻蜓轉上了天空，天上飄下了許多的竹蜻蜓！)

(阿三闔上了雙眼，眼角滑落了淚水，一旁的女人庚看到這樣的情景也哭了)

(街道燈漸暗)

(防坡堤燈漸亮)

甲：後來呢？

庚：後來那隻留在井底的青蛙等了好久好久，最後他也決定要出去走走，看看未來的世界，但他深怕另一隻青蛙回來後看不到自己，於是寫了一封信留在那口井，等青蛙回來就可以看到了。

甲：那隻青蛙真的看到了那封信？

庚：對啊，當我看完那一封信之後，我模擬了五十年前的筆觸寫了一封信給他，上面押的日期是 1950 年 7 月，我在信上把井底之蛙的故事寫上了結尾

甲：結尾怎麼了？

庚：故事最後，那隻去美國的青蛙老了、累了，它決定回到那一口井裡當一個井底之蛙，當他再次看到那個井底的世界時，它發現原來從井裡往外看的世界最美，最美

乙：另外一隻青蛙有回信嗎？

庚：有，他說這一封信他等了五十年，問能不能夠保持那時的心情書信往來？

甲：你有再回信嗎？

庚：我再也沒有回信，故事已經結束了。我把這一段回憶放入我的盒子裡，深深的蓋上，盒子裡頭裝著一個美麗的故事，一個美麗的故事

(女人庚將信放入盒子裡，深深的蓋上抱在懷裡)

甲：*(看看錶)*好了時間到了，剛好三個小時，我們壓箱底的故事有了大海為憑、月光為證。

乙：*(左右看望)*司機怎麼還沒來？

(舞台外司機左手拿羊肉串、右手拿雞屁股邊吃邊走了進來)

司：我拿了羊肉串和雞屁股來為你們的故事作證，剛好三個小時，走吧！

(七個女人站了起來)

(女人甲拿著他的胭脂盒)

(女人乙捧著他的那疊信)

(女人丙提起他的黃燈籠)

(女人丁繫著他的綠圍巾)

(女人戊拾起他的海軍服)

(女人己握著他的蠟燭)

(女人庚懷著他的故事寶盒)

(七個女人面對著大海再度低吟，海浪不斷，星光燦爛)

(燈漸暗)

(燈漸亮)

(七個老女人在舞台前坐成一列，所有的人都在卸妝，有說有笑，卸完妝都變回了年輕貌美的女孩，各自提著化妝箱相約離去，惟獨留下一名女人，卸完妝後依舊是七十歲女人的臉龐及體態，她也蓋上了她的胭脂盒，獨自走往舞台中央看著星空)

(舞台前緣兩側，出現幾行字幕)

幕緩緩的降了

人漸漸的散了

千把個掌聲在空蕩裡迴響

千把個寧靜在熱烈後低吟

人生的戲一齣齣

逝去的日子一幕幕

幕落了生命的軌跡卻永不停息

幕落了我們的故事卻剛要開始

幕緩緩的降了

人漸漸的散了

多少個日子我曾佇立舞台

多少個人生在舞台上演出

(燈暗)

幕落